

号手的孙子

彼得雷斯庫 著
諾維科夫



中国电影出版社

号 手 的 孙 子

(罗 马 尼 亚)

U · 彼 得 雷 斯 庫

M · 諾 維 科 夫 著

朱 育 义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7 · 北 京

Ч. ПЕТРЕСКУ М. НОВИКОВ

ВНУКИ ГОРНИС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БУХАРЕСТ

本書譯自俄文，俄譯者為 М. А. Михайлов

內容說明

正直、勇敢的羅馬尼亞勞動人民，在解放前，為了使祖國得到獨立，使人民獲得自由幸福，曾世代代不憊不休地向外國侵略者、反動統治者、地主資產階級作着英勇頑強的鬥爭。這個劇本就是敘述羅馬尼亞一個勞動人民的家庭的祖孫三代向人民的敵人進行鬥爭的故事。祖父和父親英勇地鬥爭過，英勇地犧牲了，但他們所遺留下來的事業卻由孫子繼承下來。勞動人民的後代，在黨的培養和教育下，逐漸成長壯大起來了。當德寇占領羅馬尼亞的時期，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時刻為着祖國的解放而戰鬥着，危險也罷，監獄也罷，什麼都不能嚇倒他；在法庭上，他象巨人般狠狠地打擊了羅馬尼亞人民的敵人，並對勝利充滿無限信心。這個劇本共分為三部分：序幕，號手的孫子，太陽出來了。劇本對事件、情節和人物形象的描寫是鮮明、具體、感人的；而在顯示羅馬尼亞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所進行的鬥爭方面，更作了細緻、突出的刻劃。

號手的孫子

Ч·彼得雷斯庫
М·諾維科夫 著
朱育義 譯

*

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寺1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9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7 $\frac{1}{8}$ · 插頁 2 · 字數 145,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6,500 冊 定價 (7) 0.65 元

統一書號：10061.23

統一書号: 10061·23

定 价: 0.65 元

目 次

序 幕	1
第一部 号手的孙子	34
第二部 太陽出来了	124

序 幕

这是一个陽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花园看上去好象是一片泛着粼粼白色浪花的海洋，它淹沒了整个小山……櫻桃树的枝条，系着穗子似的花朶，向着太陽伸展出去。勉强可以觉察到的微風，徐徐地吹拂着新生的嫩草，草中点缀着金色的雛菊和蒲公英。勤劳的蜜蜂带着快乐的嗡嗡声飞出来工作了。

远处，在山下，村庄还籠罩在朝霧里，但是只过了一会兒，陽光就透过浮游在大地上的水蒸气，洒落在村庄上了。从一条長帶似的霧气中，鐘楼的輪廓首先显露出来，接着又露出了一排高大的楊树。

一个穿着节日服裝的青年农民和一个农家姑娘，在花园里欢欢喜喜地互相追逐着。他們在一棵被稠密的花朶点缀着的櫻桃树下停下来。

两个人都沉默着。显然，說話是多余的。

姑娘打心底感到愉快，这是因为所爱的人就在自己身旁。

青年悄悄地拿出一条項鍊，出其不意地、迅速地为她套在脖子上。他們并排站着，他們的目光碰在一起了，那

是多么天真無邪充滿青春的喜悅的目光啊！

过了一会，青年問道：

“咱們到底什麼時候結婚哪，斯坦卡？”

姑娘感到幸福而又愉快地用手撫摩着項鍊。她想回答，但又有点怕難為情——猶豫不決。

“不知道……你別說啦……我已經告訴父親了……”
她終於開口了。

“他是怎麼說的？”青年追問着。“他同意嗎？”

斯坦卡肯定地點點頭。

“那咱們也去告訴媽媽吧！”他高興地叫了起來。

他們又相對望着，好象老是看不夠似的。

二

一所簡陋的農舍，屋頂是用玉蜀黍桿編成的，支着屋頂的柱子，由於年代久遠而裂縫了。在農舍的台階上，一對青年人站在一個又矮又小的老太婆面前。斯坦卡撫摸着老太婆送給她的用銀絲綉成的長頭巾。為了吻一吻她的額角，老太婆不得不踮起腳來。

“好了，現在該由你來照看品提亞了。……”

斯坦卡轉向小伙子。

“咱們走吧，我帶你去看看房子，”小伙子邀請她。

這一對年輕人一同走進了又低又矮的，有着木頭天花板和粘土地的房子。窗前是一張小桌子，上面擺着幾盆花。對面，是條長凳，上面鋪着手織絨毯，放着些坐墊；長凳上方，在白色的牆壁上，掛着一把軍號。一只大箱子和掛在另一面牆上的一張彩色石印畫，算是彌補一下房內特別

簡陋的陈設。

斯坦卡打量着整个房間，后来她的視線停在軍号上了。品提亞走到長凳前，把軍号从牆上摘下来。

“你看到了嗎，这上面刻的是什么？”他一面說，一面把身子弯到軍号上去，費力地讀出金属上刻着的題詞来（好象是第一次才看到它似的）。从不大的窗子里，勉强透进一些光亮来。斯坦卡也把身子弯到軍号上去了。青年摟住她的肩膀。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我們，格利維查^①的凱楚拉尔們^②，謹以此軍号贈給勇敢地為我們吹衝鋒号的無畏的阿勃利亞·杜罗邦楚。

“这是你死去的父亲嗎？”姑娘艳羨地望着品提亞問道。

“是的，父亲……你看……那就是他。”

他把窗帘微微撩开。現在彩色石印画显得很清楚了：羅馬尼亞的战士們在猛襲土耳其人的方形堡，在前景中是一名号手。下面有題詞：

格利維查的号手吹衝鋒号。

三

农閒的时期过去了。

① 格利維查是羅馬尼亞的一座城市，在布加勒斯特的西北。——譯者

② 凱楚拉尔們——戴毛皮帽（凱楚拉尔）的羅馬尼亞兵士們的綽号。——譯者

到处都忙着收割。田野上的庄稼迎风摆动。

从前的新婚夫妇，现在正在烈日下，在自己贫农的庄稼地上辛苦地劳动着。一个年轻的农夫在收割小麦。他的妻子在一旁把小麦捆成捆。顺着他们的面颊，汗水象小溪般流下来。不远处，停着一辆车子，上面有一个婴儿哇哇地哭着。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在旁边玩着南瓜壳。

青年农夫停止了工作，他疲倦地伸直了脊背。当他看见了一个正向着他这边跑来的男孩子，他怔住了。

“品提亚叔叔！品提亚叔叔！回家去！快点！”那个男孩子老远就对他喊叫。

孩子跑到了跟前。他带来的消息，看样子是令人不愉快的，甚至连让品提亚好好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了。就在斯坦卡把婴儿从车子上抱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向村子那边跑去了。斯坦卡手上抱着一个婴儿，另一个孩子扯住她的裙子。她担心地目送着她的丈夫。

在品提亚家的院子里，税吏的鼓咚咚地敲着，周围聚集了几个贫农。

显然，税吏神气十足地显出自己十分透澈地了解到交给他的任务的重要性的样子，不顾老太婆的竭力阻拦，就跟扛着枪的宪兵们一道走进房里去了。

“你就怕一怕上帝吧！”老太婆恳求。“总要等我儿子回来呀！”

但是税吏什么也不要听。他从墙上取下老旧的壁毯，拿走简陋的家具。他推开老太婆，把那些东西一齐扔到院子里去，堆成一堆。

“您这是白费劲！”站在院子里的一个老头子对敲着鼓的鼓手说。“谁也不会买的。……”

“关你什么事？”

“就是关我的事，你们这是在抢人，连他们那一点点东西都要给抢走。……”

他的话发生了影响。

税吏犹豫了一会。

于是，他抖动着预先填写好的一张公文纸说：

“我这是在执行命令。喂，请大家听着：‘兹定于今日，1915年7月8日，拍卖……’”他高声念着。“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

“可能是这样写的！”老头子回答。“不过你们终究是在抢劫我们。……”

“嗨，继续敲呀！干嘛停住啊？”税吏对鼓手喊叫。

鼓手用鼓声把聚集来的群众的怨声压倒。税吏又走进房子里去。就在这时候品提亚气喘吁吁地跑进自己的院子里来。他停下来，皱起了眉头，看着发生了的事情。

在房子里，税吏正伸手去拿挂在墙上的军号。老太婆抓住了他的手，但税吏还是恶狠狠地要把军号拿走。

“品提亚！”传来了老太婆惊惶失措的哀号声。

品提亚听见了喊声，就向房里扑去。他在台阶前碰见了税吏，把军号从他手里夺了过来。

“你疯了么？”那个家伙对他喊叫。“你敢侮辱政府的代表么？”

品提亚嫌恶地把他推开。那个宪兵对他晃了晃拳头：

“当心点，杜罗邦楚！你会后悔的！”

“你是要对这件事負責的！”税吏小声地威胁着。然后对鼓手說：“裝車！”

陷于絕望中的品提亞，只得亲自帮着把自己的家具裝到税吏的四輪馬車上去。农民們沉默地站着，一面看着眼前發生的事情，一面拚命地抑制着憤怒。这时候，在院牆旁边出現了斯坦卡跟孩子們。她把他們摟得紧紧的，仿佛是在保护他們不讓人搶走似的。她一筹莫展地向四面張望着。

“你們这下子可發財了！”一个老头子跟在从院子里駛出去的載着簡陋家具的四輪馬車后面喊叫。

品提亞長久地盯着远去的四輪馬車，然后走到斯坦卡跟前。

“咱們在这兒再也住不下去了，”沉默了半晌之后，他說。

四

动身前的最后准备。品提亞把包袱堆成一堆。斯坦卡再一次地整理着小兒子的尿布。老太婆由于对即將到来的离别感到伤心，僵在那里了。她慢慢地走到挂着軍号的牆前，把軍号取下来，用同样迟緩的动作把軍号遞給兒子。然后，嗚咽着，倒在他的怀里。

过了几天，这家大門前圍着一群农民。品提亞的远行使他們激动了。他們是来送别的。

“怎么啦，要走了嗎？”一个老头子問品提亞。这时品提亞正提着包袱从房子里走到台阶上来。

“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呢？……唉，我們把母亲也安葬了。……不幸的媽媽替地主們当了一輩子的牛馬；也許，在那个世界上她会得到安息了吧！我呢，在這兒再也活不下去了。……”

“說得对！”另一个人叹了一口气。

“咱們都在受压迫，压得連气都喘不过来！听说，国王正在筹錢准备战争哩！……”第三个对站在自己旁边的农民补充說。

“战争！”另一个农民嫌惡地向一旁吐了口唾沫說：“統治階級的战争。咱們就差少这个啦。……”

斯坦卡从房里走了出来，被几个女人圍住了。

“我們要在夜里赶格，白天太热了，怕孩子們受不了，”她解釋着。“品提亞說，在布加勒斯特可以找到工作。也許我們在那兒会比在這兒过得幸福些。”

大家握手告別。品提亞又把包袱檢查了一遍，扛了起来。斯坦卡跟孩子們站在他旁边。

最后品提亞和斯坦卡帶着孩子們上路了，他們十分沮丧而又愁悶。鄰居們把他們送到大門外。他們帶着孩子們离开了人群，品提亞和斯坦卡一再掉过头去，对那歪歪斜斜、沒有窗框、被殘破的院牆圍着的房子和長滿了杂草的院子投了最后的一瞥。……他們还会有重見故居的一天嗎？誰知道呢？……

疲憊不堪的旅人停下来休息了。大路在这里爬上了小山；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見他們寄托着自己的希望的那个城市：工厂的烟囱，高大的建筑物，教堂的圓頂。品提亞把

包袱从肩膀上放下来，攥住大兒子的手。他的目光时而爱撫地望望孩子，时而向城市射去，时而尾随着在早晨的陽光里駛向城关的送牛奶的四輪馬車和运蔬菜的大車。

斯坦卡了解丈夫的激动，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从蒙在他們衣服上的一層厚厚的塵土和品提亞那好久沒有刮过的、坚硬的鬍子，可以想象他們在路上所經歷的日子。

“前进！”品提亞坚决地說，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注进这两个字里去。“在这个城市里，大概总能够找到咱们的安身之所吧。”

五

馬斯鉄尔街上一个長長的院落。一排砌着台阶和帶有鑲着玻璃的走廊的矮房子。野葡萄藤复盖着鄰舍的后牆。到处都可以看得出貧穷来，但同时也看得出能干的羅馬尼亞的主妇們爱整潔的習慣。

在一所房子的台阶前，品提亞手里拿着一把小釘鎚，竭力想把一張旧桌子修好。在他旁边的一个工人正在修椅子。他的年紀看上去跟品提亞差不多。个子稍矮些，身材也比較匀称些。憑着那一头鬈曲的、似乎跟梳子还没有打过交道的头髮，就可以从远处認出他来。他有一对生气勃勃、神采奕奕的眼睛。

“你怎么說，鄰居？”品提亞問。“在布加勒斯特会有好心的老爷雇用我嗎？”

“在布加勒斯特什么都可以找得到，”鄰居回答，“还能找到尾巴上套着面包圈的狗，也有下蛋的公鷄，也有好心的老爷們。”他發現品提亞是那样驚訝地听着他的

話，就爽朗地笑了起來，露出一排潔白堅固的牙齒。

“真的，你別擔心，”他竭力想寬慰品提亞。“咱們總可以想出辦法來的。……”

稍遠一點，在用野藤搭成的棚子近旁，斯坦卡正忙着家務。一個有病的少婦在幫她的忙，差不多每動一下就要咳一聲。品提亞的大兒子在陰涼的地方玩着。他旁邊有兩只木槽並排擺着，里面睡着兩個嬰兒：品提亞和斯坦卡的小兒子，和那對好心的、讓他們寄居到自己家裏來的夫婦的小女兒。

斯坦卡正在盆里洗衣服，此刻她停止了工作，望着站在旁邊正在桶里洗鉢子的那個女人。

“你在想什麼呀？”女孩的母亲問她。

“要不是你們，我們在這兒可怎麼辦呢？”斯坦卡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們是用棍子挑着包袱到布加勒斯特來的……我們多麼幸運呀；遇見了你們！”她看了看跟品提亞在一起的那個工人補充道。

“是的，”女人謙遜地回答，“我的維熱里耶^①就是這樣，當他旁邊有人陷在貧困裏的時候，他是不能瞧着不管的。……”

“維熱里耶？”斯坦卡詫異了。

“就是我的丈夫。工廠里的人們給他起了這樣一個暱稱，”女人微笑着解釋。

“這是因為什麼緣故呢？”

“就是因為他發起脾氣來象暴風雨一樣！”

^① 維熱里耶——暴風雨的意思。——譯者

她把手在裙子上擦干，走到孩子們跟前，趕着那些叮他們的蒼蠅，給他們把枕頭整理好。

這時男人們把修理好的桌子和椅子搬進房子里去。他們的妻子也跟了進來。維熱里耶的行動迅速而又非常敏捷，儘管他拖着一条跛腿。

房間里只擺了很少幾件東西：鐵爐子，桌子，兩三把椅子，鋪着絨毯的爐邊睡榻。在窗子對面的牆上，品提亞挂上了一張放大的象片，在這張象片上，他穿着節日的服裝，和脖子上戴着項鍊的斯坦卡并肩站着，就象他們那次在盛開的櫻桃園里那樣。除了象片，牆上還挂着一張描繪攻克格利維查方形堡的圖畫，軍號，幾枚獎章。

斯坦卡佇立在沒有窗幔的窗前，思索着什麼，接着把報紙打開。

維熱里耶的妻子仿佛猜着了她的心思似的，從窗子里遞給她一條花絨毯。

維熱里耶為了感謝妻子樂於幫助鄰居們，吻着她，用嘴唇微微地碰了碰那個嬌弱的女人的額角。

花絨毯被釘到窗子旁邊去了。大家都打量着杜羅邦楚一家將要在這裡住上許多年的房間。維熱里耶象個保護人似地擁抱着品提亞。

“喏，要是你再能替我在你們的工廠里找到工作……”品提亞說出了一直使自己激動不安的思想。

“我已經跟你說過，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維熱里耶回答。

“好讓我們也能象所有的人那樣生活。”

“糟糕的是，老爺們總想破壞咱們一切的指望，”那個

工人这一次是愠怒地回答。“他們想宣战啦。……”

“战争？”斯坦卡担心地問。

“是的，战争……”品提亞憂郁地重复着。

“咱們就差少这个啦！咱們要战争做什么啊？”

工人聳聳肩膀。

“他們会来征求你的意見！会象那次拿着小釘鎚卖你的东西的时候那样，来征求你的意見！打仗对老板們有利，于是他們就要發动战争！就是这么回事！”

“对什么样的老板們哪？”

工人憤怒極了，再也忍耐不住了：

“你說吧，是誰，到底是誰把你害的傾家蕩产的呀？”

六

品提亞跟維热里耶在一个陰暗的、寒冷的早晨，冒着十一月的細雨，一同走进工厂的大門里去。大門上边是一块大招牌，上面罩着鉄絲網，嵌着青銅鑄成的字：

拉 可 維 查 奴 父 子
冶 金 工 厂

維热里耶穿着工作服，生气勃勃的样子，脖子上圍着一条圍巾，蓬乱的鬢髮上歪戴着一頂無遮檐的粗布便帽。他迅速地拖着一条病腿。品提亞換了裝。虽然样子还是这样可憐，但是他現在身上穿的是乡下农民的和城市杂工的混合服裝了。

在入口处，門崗对維热里耶象对老熟人那样点了点

头。他也对品提亞笑笑，随后把头又轉向別的正走进工厂的工人。品提亞和維热里耶順着工厂的長院子走着。院子里鋪着方石塊。右边伸展着几排兩層的樓房，里面是些車間。左边，入口处的后面是一塊空地，再远一点，是工厂管理处的大樓。

他們走到两个并列着的門前，互相握手，然后分开。

在一个長長的昏暗的車間里，品提亞只穿着一件襯衫，捲起了袖子，把木箱从門跟前搬到房間的深处去，堆在牆旁边。

尽管木箱很沉重，但由于他那超人的力气，还是能够把它們搬来搬去，把一只扛起来，又把另一只挾起来，从有人在旁边工作着的車床中間走过去。汗順着他的面頰和裸露着的胸脯往下淌着。

从車間的門口走进来一群衣著十分考究的人。工人们立刻騷动起来。

“拉可維查奴們来进行檢查了，”一个工人激憤地說。

“难得他們起得这么早啊！”另一个工人說。

这群人从机器中間走过。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拄着手杖、体格健壯的人，他的年紀大約五十岁左右，蓄着長長的灰白胡子。稍后一点，是一个年紀跟品提亞相仿的青年人，他留着稀疏的小胡髭，穿着一身考究的衣服，手里拿着一只長長的琥珀烟嘴。第三个，是一个穿着長長的黑色直領短外衣的人，外衣上的扣子都紧紧地扣着。

品提亞被沉重的木箱压得弯着腰，沒有看見他們，于